

明

史

冊  
三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敕修

姜應麟

從子思睿

陳登雲

羅大紘  
黃正賓

李獻可

舒弘緒  
楊其休

陳尙象  
董嗣成

丁懋遜  
賈名儒

吳之佳  
張棟

葉初春

孟養浩

朱維京

王如堅

王學曾

涂杰

張貞觀

樊玉衡  
孫自一

謝廷讚

兄廷諒

楊天民

何選  
任彥蘖

姜應麟字泰符慈谿人父國華嘉靖中進士歷陝西參議有廉名應麟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貴妃鄭氏有殊寵生子常洵詔進封爲皇貴妃而王恭妃育皇長子已五歲無所益封中外籍籍疑帝欲立愛十四年二月應麟首抗疏言禮貴別嫌事當慎始貴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猶亞位中宮恭妃誕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

則不正非所以重儲貳定衆志也伏請俯察輿情收還成命其或情不容已請先封恭妃爲皇貴妃而後及於鄭妃則禮既不違情亦不廢然臣所議者未及其本也陛下誠欲正名定分別嫌明微莫若俯從閣臣之請冊立元嗣爲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望慰宗社之慶長矣疏入帝震怒抵之地徧召大璫諭曰冊封貴妃初非爲東宮起見科臣奈何訕朕手擊案者再諸璫環跪叩首怒稍解遂降旨貴妃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疑君賣直可降極邊雜職於是得大同廣昌典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繼言之並得罪兩京申救者疏數十上皆不省自後言者鑾起咸執立儲自有長幼之旨以責信於帝帝雖厭苦之終不能奪也應麟居廣昌四年量移餘干知縣以父憂歸服闋至京會吏部數以推舉建言諸臣得重譴應麟遂不復補家居二十年光宗立起太僕少卿給事中薛鳳翔劾應麟老病失儀遂引疾去崇禎三年卒贈太常卿從子思睿字顥愚少孤事母孝舉天啓二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擢御史明年春陳天下五大弊曰加派病民曰郵傳過削曰搜剔愈

精頭緒愈亂曰懲毖愈甚頽廢愈多曰督責愈急蒙蔽愈深忤旨切責其冬遣宦官監視邊務抗疏切諫已劾首輔周延儒以家人周文郁爲副將弟素儒爲錦衣叔父人瑞爲中書受賊行私請罷斥已論救給事中魏呈潤御史李曰輔王績粲巡按雲南陞辭歷指諸弊政而言舉朝拯焚救溺之精神專用之摘抉細微而以察吏詰戎予奪大柄僅付二三閹寺厝火自安不知變計天下安望太平忤旨切責還朝值帝撤還二部總理諸鎮監視內臣思睿請並撤監視京營關寧者因詆向來秉政大臣阿承將順之罪意指溫體仁也體仁二子儼伉數請囑提學僉事黎元寬會元寬以文體險怪論黜遂發其二子私書思睿劾體仁縱子作奸以元寬揭爲據體仁謂揭不出元寬手思睿等羣謀排陷元寬上疏證明思睿再劾體仁以羣謀二字成陷人之阱但知有子不知有君帝怒奪俸五月出視河東鹽政安邑有故都御史曹于汴講學書院思睿爲置田構學舍公餘親蒞講授代還乞假歸里未幾卒

陳登雲字從龍唐山人萬曆五年進士除鄢陵知縣政最徵授御史出按遼東

疏陳安攘十策又請速首功之賞改巡山西還朝會廷臣方爭建儲登雲謂議  
不早決由貴妃家陰沮之十六年六月遂因災異抗疏劾妃父鄭承憲言承憲  
懷禍藏奸窺覬儲貳日與貂璫往來綢繆杯酌且廣結山人術士縉黃之流囊  
陛下重懲科場冒籍承憲妻每揚言事由己發用以恐喝勦責簧鼓朝紳不但  
惠安遭其虐焰卽中宮與太后家亦謹避其鋒矣陛下享國久長自由敬德所  
致而承憲每對人言以爲不立東宮之效干撓盛典蓄隱邪謀他日何所不至  
苟不震奮乾剛斷以大義雖日避殿撤樂素服停刑恐天心未易格天變未可  
弭也疏入貴妃承憲皆怒同列亦爲登雲危帝竟留中不下久之疏論吏部尙  
書陸光祖又論貶四川提學副使馮時可論罷應天巡撫李淵順天巡撫王致  
祥又論禮部侍郎韓世能尙書羅萬化南京太僕卿徐用檢朝右皆憚之時方  
考選科道登雲因疏言近歲言官壬午以前怵於威則摧剛爲柔壬午以後昵  
於情則化直爲佞其間豈無剛直之人而弗勝齟齬多不能安其身二十年來  
以剛直擢京卿者百止一二耳背公植黨逐嗜乞憐如所謂七豺八狗者言路

顧居其半夫臺諫爲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賤辱至此安望其抗顏直繩爲國家鉏大奸穢巨蠹哉與其悞用而斥之不若慎於始進因條數事以獻出按河南歲大饑人相食副使崔應麟見民啖澤中雁矢囊示登雲登雲卽進之於朝帝立遣寺丞鍾化民齎帑金振之登雲巡方者三風裁峻厲以久次當擢京卿累寢不下遂移疾歸尋卒

羅大紘字公廓吉水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十九年八月遷禮科給事中甫拜命卽上定制書數千言已復言視朝宜勤語皆切直先有詔以二十年春冊立東宮至是工部主事張有德以預備儀物請帝怒命奪俸三月更緩冊立事尙書曾同亨請如前詔忤旨切讓大紘復以爲言詔奪俸如有德大學士許國王家屏連署閣臣名乞收新命納諸臣請帝益怒首輔申時行方在告聞帝怒乃密揭言臣雖列名公疏實不與知帝喜手詔褒答而揭與詔俱發禮科故事閣臣密揭無發科者時行慚懼亟謀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遣使取揭時獨大紘守科使者給取之及往索時行留不發大紘乃抗疏曰臣奉職無狀謹

席藁以待獨念時行受國厚恩乃內外二心藏奸蓄禍誤國賣友罪何可勝言夫時行身雖在告凡翰林遷改之奏皆儼然首列其名何獨於建儲一事深避如此縱陛下赫然震怒加國等以不測之威時行亦當與分過况陛下未嘗怒而乃沮塞睿聰搖動國本苟自獻其乞憐之術而遏主上悔悟之萌此臣之所大恨也假令國等得請將行慶典而恩澤加焉時行亦辭之乎蓋其私心妄意陛下有所牽繫故陽附廷臣請立之議而陰緩其事以爲自交宮掖之謀使請之而得則明居羽翼之功不得則別爲集翫之計其操此術以愚一世久矣不圖今日乃發露之也疏入帝震怒命貶邊方雜職俄以六科鍾羽正等論救斥爲民羽正等奪俸中書舍人黃正賓復抗疏力詆時行帝怒下獄拷訊斥爲民時行亦不安無何竟引去大紘志行高卓鄉人以配里先達羅倫羅洪先號爲三羅天啓中贈光祿少卿正賓歎人以貲爲舍人直武英殿恥由貲入官思樹奇節至是遂見推清議後李三才顧憲成咸與遊益有聲士大夫間熹宗立起故官再遷尚寶少卿引病歸魏忠賢下汪文言獄詞連正賓坐贓千金遣戍大

同莊烈帝嗣位復官致仕崇禎元年六月魏黨徐大化楊維垣已罷官猶潛居  
輦下交通奄寺正賓在都抗疏發其奸勒兩人歸田里都人快之而疏有潛通  
宦寺語帝令指名正賓以趙倫于化龍對帝以其妄斥回籍

李獻可字堯俞同安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武昌推官課最徵授戶科給事中  
屢遷禮科都給事中二十年正月偕六科諸臣疏請豫教言元子年十有一矣  
豫教之典當及首春舉行倘謂內庭足可誦讀近侍亦堪輔導則禁闈幽闥豈  
若外朝之清肅內臣忠敬何如師保之尊嚴疏入帝大怒摘疏中誤書弘治年  
號責以違旨侮君貶秩調外餘奪俸半歲大學士王家屏封還御批帝益不  
悅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言獻可之疏臣實贊成之請與同謫吏科給事中舒  
弘緒亦言言官可罪豫教必不可不行帝益怒出弘緒南京而羽正及獻可並  
以雜職徙邊方大學士趙志皋論救被旨譙讓吏科右給事中陳尙象復爭之  
坐斥爲民戶科左給事中孟養浩御史鄒德涿戶兵刑工四科都給事中丁懋  
遜張棟吳之佳楊其休禮科左給事中葉初春各上疏救帝益怒廷杖養浩百

除其名德泳懋遜等六人並貶一秩出之外獻可羽正弘緒亦除名當是時帝  
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歎然諫者卒未已禮部員外郎董嗣成御  
史賈名儒特疏爭之御史陳禹謨吏科左給事中李周策亦偕其寮論諫帝怒  
加甚奪嗣成職名儒謫邊方德泳懋遜等咸削籍禹謨等停俸有差禮部尙書  
李長春等亦疏諫帝復詰讓獻可等遂廢於家久之吏部尙書蔡國珍侍郎楊  
時喬先後請收敘咸報寢天啓初錄先朝言事諸臣獻可已前卒詔贈光祿卿  
弘緒名儒皆獻可同年進士尙象懋遜之佳初春其休嗣成皆萬曆八年進士  
弘緒通山人由庶吉士改給事中天啓中贈光祿少卿尙象都勻人以中書舍  
人爲給事中嘗劾罷尙書沈鯉爲士論所非至是以直言去國人始稱焉天啓  
中贈官如弘緒懋遜霑化人爲餘姚知縣有治績入爲吏科給事中旣削籍里  
居三十年光宗立起太僕少卿累遷工部左侍郎卒贈尙書之佳長洲人初爲  
襄陽知縣初春吳縣人初爲順德知縣並以治行徵至是與張棟並斥稱吳中  
三諫天啓初贈之佳太僕少卿初春光祿少卿之佳孫适亦兵科給事中敢言

其休青城人由蘇州推官擢吏科給事中內官張德歐殺人帝令司禮按問蔽罪其下其休乞並付德法司竟報許帝數不視朝十七年正月其休以萬邦入覲請臨御以風勵諸臣他論奏甚衆罷歸卒贈太常少卿嗣成烏程人祖份禮部尚書父道醇南京給事中仍世貴顯嗣成以氣節著士論多之名儒真定人贈官如初春棟字伯任崑山人萬曆五年進士除新建知縣徵授工科給事中請盡蠲天下通租格不行時蠲租例相沿但蠲存留不及起運棟請無拘故事從之再遷刑科左給事中吳中白糧爲累民承役輒破家棟請令出貲助漕舟附載申時行王錫爵絀其議棟遂移疾歸起兵科都給事中劾去南京戶部尚書張西銘刑部侍郎詹仰庇軍政拾遺劾恭順侯吳繼爵宣城伯衛國本忻城伯趙泰修宣府總兵官李迎恩繼爵留餘並罷已言邊臣敘功不宜及內閣部科帝亦從焉遣視固原邊備時經略鄭洛方議和棟言撗力克負固不歸卜失兔傑黠如故火落赤真相雄據海上不可使洛委責以去因論兵部尚書王一鶚會一鶚已卒洛亦報撗力克東歸遂寢其奏棟又言洮河失事陛下赫然震

怒命洛視師豈止欲其虛詞媚敵博一順義東歸畢事耶今火真依海爲窟出沒自如不宜敘將吏功報聞母卒棟年已六十毀瘠廬墓竟卒於墓所天啓中贈太常少卿德涿祭酒守益孫養浩羽正自有傳

孟養浩字義甫湖廣咸寧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戶科給事中遷左給事中帝嚴譴李獻可養浩疏諫曰人臣卽至狂悖未有敢於侮君者陛下豈真以其侮而罪之耶獻可甫躋禮垣驟議鉅典一字之悞本屬無心乃遽蒙顯斥臣愚以爲有五不可元子天下本豫教之請實爲宗社計陛下不惟不聽且從而罰之是坐忍元子失學而敝帚宗社也不可者一長幼定序明旨森嚴天下臣民旣曉然諒陛下之無他矣然豫教冊立本非兩事今日旣遲回於豫教安知來歲不游移於冊立是重啓天下之疑不可者二父子之恩根於天性豫教之請有益元子明甚而陛下罪之非所以示慈愛不可者三古者引裾折檻之事中主能容之陛下量侔天地奈何言及宗社大計反震怒而摧折之天下萬世謂陛下何如主不可者四獻可等所論非二三言官之私言實天下臣民之

公言也今加罪獻可是所罪者一人而實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五祈陛下收還成命亟行豫教帝大怒言冊立已諭於明年舉行養浩疑君惑衆殊可痛惡令錦衣衛杖之百削籍爲民永不敘用中外交薦悉報寢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半歲中遷至南京刑部右侍郎未之官卒

朱維京字大可工部尚書衡子也舉萬曆五年進士授大理評事進右寺副九年京察謫汝州同知改知崇德入爲屯田主事再遷光祿丞火落赤敗盟經略鄭洛主和督撫魏學曾葉夢熊主戰維京請召洛還專委學曾等經理及學曾以寧夏事被逮復抗疏救之二十一年三王並封詔下維京首上疏曰往奉聖諭許二十一年冊立廷臣莫不延頸企踵今忽改而爲分封是向者大號之頒徒戲言也何以示天下聖諭謂立嗣以嫡是已但元子旣長欲少遲冊立以待中宮正嫡之生則祖宗以來實無此制考英宗之立以宣德三年憲宗之立以正統十四年孝宗之立以成化十一年少者止一二齡多亦不過五六齡耳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而祖宗曾不少待卽陛下冊立亦在先帝二年之春近

事不遠何不取而證之且聖人爲政必先正名今分封之典三王並舉冠服宮室混而無別車馬儀仗雜而無章府寮庶采渭而無辨名旣不正弊實滋多且令中宮苟耀前星則元子退就藩服嫡庶分定何嫌何疑今預計將來坐格成命是欲愚天下而實以天下爲戲也夫人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陛下雖有並封之意猶不遽行必以手詔咨大學士王錫爵錫爵縱不能如李沆引燭之焚亦當爲李泌造膝披陳轉移聖心而後已如其不然王家屏之高蹤自在陛下優禮輔臣必無韓瑗來濟之辱也奈何噤無一語若胥吏之承行惟恐或後彼楊素李勣千古罪人其初心豈不知有公論惟是患得患失之心勝遂至不能自持耳帝震怒命謫戍極邊錫爵力救得爲民家居甫二年卒天啓時贈太常少卿

王如堅字介石安福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懷慶推官入爲刑科給事中抗疏爭三王並封其略曰謹按十四年正月聖諭元子幼小冊立事俟二三年舉行是明言長子之爲元子也又十八年正月詔旨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是明

示倫次之不可易也已而十九年八月奉旨冊立之事改於二十一年舉行此則陛下雖怒羣臣激聒輒更定期未嘗遽寢冊立之事乃今已屆期忽傳並封爲王以待嫡嗣臣始而疑既而駭陛下言猶在耳豈忘之耶曩者謂二三年舉行已遲至二十年矣二十年舉行又改至二十一年矣今二十一年倏改爲並封是陛下前此灼然之命尙不自堅今日羣臣將何所取信夫立嫡之條祖訓爲廢嫡者戒也今日有嫡可廢乎且陛下欲待正嫡意非真待也古王者後宮無偏愛故適后多後嗣後世愛有所專則天地之交不常泰欲後嗣之繁難矣我祖宗以來中宮誕生者有幾國本早定惟元子是屬或二三齡而立或五六齡而立卽陛下春宮受冊時止六齡耳寧有待嫡之議與潞王並封之詔哉今皇長子且十二齡矣聞皇后撫育無間已出元子定早一日卽早慰中宮一日之心后素賢明何有舍當前之冢嗣而覲幸不可知之數耶宮闈之內祚席之間左右近習之輩見形生疑未必不以他意窺陛下卽如昨歲冊立之旨方待舉行而宗室中已有並封之疏安知非機事外洩彼得量朝廷之淺深夫別名

號辨嫌疑禮之善經也元子與衆子其間冠服之制鹵簿之節恩寵之數接見之儀迥然不齊矣一日並封而同號則有並大之嫌逼長之患執狐疑而來讒賊幾微之際不可不慎苟謂渙命新頒難於遽改則數年已定之明旨尚可移易今綸言初發何不可中止也帝怒甚命與朱維京皆戍極邊王錫爵疏救免戍爲民尋卒天啓中贈光祿少卿

王學曾字唯吾南海人萬曆五年進士授醴陵知縣調崇陽擢南京御史時吏民有罪輒遣官校逮捕學曾疏請止之不納十三年慈寧宮成諸督工內侍俱廢錦衣學曾論其太濫且劾工部尙書楊兆諛詔中官兆惶恐引罪已言龍江關密邇蕪湖蕪湖已徵稅龍江不宜復徵格不行光山牛產一犢若麟有司欲以聞巡撫臧惟一不可帝命禮部徵之尙書沈鯉諫惟一亦疏論不聽學曾抗言麟生牛腹次日卽斃則祥者已不祥矣不祥之物所司未嘗上聞陛下何自聞之毋亦左右小人以奇怪惑聖心也今四方災旱老稚流離啼饑號寒之聲陛下不聞北敵梟張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陛下不聞宗室貧窮饔餐弗給

愁困涕洟之態陛下不聞而獨已斃之麟聞彼爲左右者豈誠忠於陛下乎願  
收還成命內臣語涉邪妄者卽嚴斥之帝責其要名沽直降興國判官時御史  
蔡時鼎亦以言獲罪南京御史王藩臣給事中王嗣美等交章救兩人帝怒奪  
俸一級學曾累遷南京刑部主事召爲光祿丞與少卿涂杰合疏爭三王並封  
忤旨皆削籍後數年吏部尙書蔡國珍疏請起用不納卒於家杰新建人隆慶  
五年進士由龍游知縣入爲御史擢官光祿熹宗時贈學曾光祿少卿杰太僕  
少卿

張貞觀字惟誠沛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益都知縣擢兵科給事中出閲山西  
邊務五臺奸人張守清招亡命三千餘人擅開銀礦又締姻潞城新寧二王帝  
納巡按御史言敕守清解散徒黨諭二王絕姻守清乞輸課於官開礦如故貞  
觀力爭乃已前巡撫沈子木李采菲皆貪子本夤緣爲兵部侍郎貞觀並追劾  
之子木坐貶采菲奪職還進工科右給事中泗州淮水大溢幾齧祖陵貞觀往  
視定分黃道淮之策再遷禮科都給事中三王並封制下貞觀率同列力爭瀋

王程堯由郡王進封其諸弟止應爲將軍程堯爲營得郡王貞觀及禮部尚書  
羅萬化守故事極諫不納時郊廟祭享率遣官代行貞觀力請帝親祀俄秋享  
復將遣官貞觀再諫不報明年正月有詔皇長子出閣講讀而兵部請護衛工  
部奏儀仗禮部進儀注皆留中又止令預告奉先殿朝謁兩宮他禮皆廢於是  
貞觀等上言禮官議御門受賀皇長子見羣臣之禮載在舊儀卽諸王加冠亦  
以成禮而賀賀畢謁見元子初出乃不當諸王一冠乎且謁謝止兩宮而缺然  
於陛下及中宮母妃之前非所以教孝賀斬於二皇子而漠然於兄弟長幼之  
間非所以序別疏入忤旨奪俸一年工科給事中黎道照上言元子初就外傳  
陛下宜示之身教乃採辦珠玉珍寶費至三十六萬有奇又取太僕銀十萬充  
賞非作法於初之意且貞觀等秉禮直諫職也不宜罰治給事中趙完璧等亦  
言之帝怒奪諸臣俸謫貞觀雜職大學士王錫爵等切救乃貶三秩頃之都給  
事中許弘綱御史陳惟芝等連章申論帝竟除貞觀名言官亦停俸中外交薦  
卒不起天啓中卒贈太常少卿